

明史紀事本末詳

明史紀事本末評

明史紀事本末詳節卷六

崇禎治亂

熹宗天啓七年八月信王即皇帝位於中極殿九月諭停刑十一月魏忠賢客氏伏誅罷各道鎮守內臣命逮死各臣賊銀盡免之釋其家屬魏崔黨次第伏誅時魏璫甚熾帝不動聲色逐元凶旁無一人之助而神明自運宗社再安崇禎始政天下翕然稱之罷蘇杭織造十二月復故建文臣練子寧官懷宗崇禎元年春正月禁衣飾侈僭及婦女金冠袍帶等命司禮監斥賣

豐潤谷應泰原輯

閩縣林紓重編

魏忠賢田宅、因以賜第、請上曰、俟東西底定、留賜第以待功臣、榜曰策勳府、二月、以侍讀學士溫體仁直經筵、日講、三月、以周延儒爲禮部右侍郎、五月、上諭廷臣曰、更調速則民滋擾、任事久則功易成、自今藩臬郡邑、毋輕改調、六月、戶科給事韓一良上言、皇上召對平臺、有文臣不愛錢之語、然今之世、何處非用錢之地、何官非愛錢之人、向以錢進、安得不以錢償、臣起縣官、居言路、以官言之、則縣官行賄之首、而給事爲納賄之魁、今言蠹民者、俱咎守令之不廉、然守令亦安得廉、俸薪幾何、上司督取、不曰無礙官銀、則曰未完紙贖、衝途過客、動有書儀、考滿朝覲、不下三四千金、夫此金非從天降、非從地出、而欲守令之廉、

得乎科道號爲開市臣兩月來辭金五百臣寡交猶然餘可推
矣乞大爲懲創逮其已甚者使諸臣視錢爲汚懼錢爲禍庶幾
不愛錢之風可覩也上召廷臣於平臺命一良誦前奏嘉獎之
擢一良右僉都御史二年夏四月時秦晉饑盜起朝臣捐俸助
餉上曰諸臣興利除害國家受益多矣何必言助九月順天府
尹劉宗周上言陛下程效過急不免見小利而慕近功夫近日
所汲汲於近功者邊事也竭天下之力以養飢軍而軍愈驕聚
天下之軍以冀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者矣今日所規規於
小利者理財也民力已竭司農告匱而一時所講求者皆聚斂
之術水旱災傷一切不問有司以掊剋爲循良而撫字之政絕

大吏以催科爲殿最，而黜陟之法亡，赤子無寧歲矣。頃者嚴賊吏之誅，自執政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可謂得救時之權。然貪風不盡息者，由於道之未盡善，而功利之見不泯也。十二月進禮部侍郎周延儒爲禮部尙書，東閣大學士。三年春正月，甲申，召戶兵工各科於會極門，令註銷案牘，各委給事中一人清理。六曹勒期奏報，復故大學士張居正廕，賜故都督戚繼光表忠祠。六月，進禮部尙書溫體仁，東閣大學士。四年春正月，刑科給事中吳執御言理財加派，不得已而用之，未有年餘不罷者，捐助搜括二者尤難爲訓。上曰：加派原不累貧，捐助聽之好義，惟搜括滋奸，若得良有司奉行，亦豈至病民乎？不聽。五月，吳執御

復上言、今日言餉、不在創法、而在擇人、臣妄謂沿邊諸邑、宜敕吏部、選補賢能、畀以本地錢糧、訓練土著、此法一行、餉不取償於司農、兵不借援於戍卒、計無便於此、上以錢糧留本地、則國課何從出、不聽、八月、吳執御論周延儒、上切責之、執御劾疏凡三上、俱留中、十一月、中允倪元璐、上疏掾原任中允黃道周、不聽、時道周以救錢龍錫、謫外、十二月、時考選科道後、更核在任征輸、凡考選將及、先核稅糧、不問撫字、專於催科、五年十二月、詔停開納例、七年、春、正月、山西提學僉事袁繼咸上言、皇上所樂聽者讜言、而天下誤以攻彈貴近、爲天子所厭聞、其勢將波靡不止、上以越職言事切責之、三月、山陝大饑、民相食、發金五

萬賑之。十一月，侍讀倪元璐上制實八策，曰：離敵交，繕旁邑，優守兵，靖降戎，益寇餉，儲邊才，奠輦轂，嚴教育。又制虛八策，曰：正根本，伸公議，宣義問，一條教，慮久遠，昭激勸，勵名節，明駕馭。八年春正月，兵部職方主事賀王盛再劾溫體仁庸奸誤國，謫外御史吳履中，劾溫體仁、王應熊，并及監視內臣，上切責之。議湖廣加派，二月，侍讀倪元璐上言：民間最苦無若催科，未敢興言，冀停加派，惟請自崇禎七年以前一應逋負悉與蠲除，斷自八年督徵，有司考成，亦少寬之。東南雜解，擾累無紀，如絹布、絲、繇、顏料、漆油之類，悉可改從折色。此二者於下誠益，於上無損，民之脫此猶湯火也。至發弊而遠追數十年之事，糾章一上，蔓延

不休、攀貽而旁及數千里之人、部文一下、冤號四徹、誰有以民
間此苦、告之陛下者乎、及今不圖、日蔓一日、必至無地非兵、無
民非賊、刀劍多於牛犢、阡陌決爲戰場、陛下亦安得執空版、而
問諸燐燹之區哉、上是之、五月、諭戶部暫開捐納、濟軍需、冬十
月乙巳、上罪己避殿、徹樂、九年春、正月、以劉宗周爲工部右侍
郎、三月、宗周上疏論時政、語甚切直、不報、夏四月、武生李璉奏
致治在足國、請搜括巨室助餉、大學士錢士升擬下之法司、不
聽、溫體仁以上欲通言路、竟改擬、上仍切責士升、以密勿大臣、
即欲要譽已足致之、毋庸汲汲、士升遂乞罷、許之、大學士溫體
仁等、各捐俸市馬、從關寧、太監高起潛之請也、秋七月、都城戒

嚴召廷臣於平臺問方略時斗米三百錢上憂之戶部尙書侯
恂言禁市酤左都御史唐世濟言破格用人刑部侍郎朱大啓
請列營城外爲守禦吏科都給事中顏繼祖言收養京民細弱
上諭莫若蠲助爲便冬十月前工部右侍郎劉宗周上言皇上
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皇上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
皇上崇厲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皇上尙綜覆而臣下瑣
屑苛求以示察窺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皇上不察而
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而有所不覺矣起守制楊嗣昌
爲兵部尙書命採平陽鳳翔諸礦以儲國用十年春正月工部
尙書劉遵憲因培築京城上加派輸納事例二月遣廷臣趣各

省逋賦、夏四月、諭百官求直言、刑科給事中李如燦上言、國朝祖制、千古稱善、自軍不用而兵設、民始不得安其身、自屯不耕而餉興、農始不得有其食、有兵不練、兵增而餉益匱、有餉不核、餉多而兵愈冒、比者核實之使四出、而掊克屢聞、占冒不減、可謂有政事乎、上怒、下如燦於獄、六月、大學士溫體仁引疾免、自佐政以來、邊激潢池之警、漫無經畫、惟斤斤自守、不殖貨賄、故上始終敬信之、十一年、十一月、括廢銅鑄錢、十二年、五月、山西按察副使魏士章、請禁有司收賦耗羨、遣京官搜括天下錢糧、充餉從之、六月、禮部尙書林欲楫、請覈僧道贍地毀淫祠、括絕田助餉、十三年、三月、策貢士於建極殿、賜魏藻德第一、先是上

召貢士四十八人於文華殿、上問邊隅多警、何以報仇雪恥、藻德對曰、以臣所見、使大小諸臣、皆知所恥、則功業自建、娓娓數百言、藻德通州人、更自言戊寅守城功、上心識之、得拔第一、十四年夏四月、召前大學士周延儒入朝、時薛國觀有罪、尋賜死、冬十月、特設裕國、足民、奇謀、異勇、科、諮、訪、徵、辟、稱朕破格旁求之意、十五年春、正月、辛未朔、上朝畢、召大學士周延儒賀逢聖、謝陞入殿、曰、古聖帝明王、皆崇師道、卿等朕之師也、宗社奠安、惟諸先生是賴、命東向立、上降座西向、揖之、各媿謝、御史吳履中上言、皇上之失有二、曰、大奸之罪狀未彰、而身爲受過、圖治之綱領未挈、而用志多分、臨御之初、天下未大壞也、溫體仁託

嚴正之義、行媚嫉之私、使朝廷不得任人以治事、釀成禍源、體仁之罪也、專任楊嗣昌、恃款撫、加練餉、致民怨天怒、水旱盜賊結成大亂之勢、楊嗣昌之罪也、皇上信任二人、二人售其奸欺、輒曰、皇上自爲之、皇上亦曰、彼實未嘗專擅、是皇上爲二奸所誤、而反代二奸受過也、至於圖治、自有綱領、因時制宜、內治闕而後戎馬生、民生促而後寇盜起、今者敵起於外、而政治愈禁、寇起於內、而賦斂愈急、欲無生亂得乎、十一月左都御史劉宗周上言六事、上是之、刑科給事中陳燕翼上言兵餉匱乏、朝廷無剛正之臣、利口獲進、陛下設廠衛、即因廠衛爲介紹、託近侍、即因近侍爲援引、陛下籌兵措餉、不遺餘力、而此輩平曰所輦

輸以得官者皆陛下之兵所滿載而候代者即陛下之餉也陛下深居法官左右大臣發憤改圖庶幾挽積習而強國本十六年五月己亥召巡撫保定右僉都御史徐標入對標曰臣自江淮來數千里見城陷處固蕩然一空即有完城僅餘四壁蓬蒿滿路雞犬無聲曾未遇一耕者土地人民如今有幾皇上亦何以致治乎上歔歔泣下標又曰須嚴邊防天下以邊疆爲門戶門戶固則堂奧安其要更莫若修內治重守令守令賢則政簡刑清而盜自息上曰諸臣不實心任事以至於此皆朕之罪標又言車戰墾田上善之標四月己卯受事辛卯陛見賜金幣至是復召蓋上閱畿民欲得其詳也五月進修撰魏藻德爲禮部

右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六月戊辰召廷臣及桐城諸生蔣臣於中左門臣前保舉戶部尙書倪元璐薦爲戶部司務其言鈔法曰經費之條銀錢鈔三分用之納銀賣鈔者以九錢七分爲一金民間不用以違法論不出五年天下之金錢盡歸內帑矣吏科給事中馬嘉植疏爭之以史可法爲南京兵部尙書冬十月諭有司贖鍰其留額積穀外俱充餉括民間廢銅鑄錢上自用銅錫木器屏金銀命文武諸臣各崇省約士庶不得衣錦繡珠玉十一月諭臣民助餉立功者錄之

修明歷法

太祖吳元年冬十一月太史院使劉基率其屬高翼上戊申大統歷洪武元年冬十月修定歷數三年六月改司天監爲欽天監設欽天監官其習業者分四科曰天文曰漏刻曰大統歷曰回回歷自五官正而下至天文生各專科肄焉十七年冬閏十月欽天監博士元統上言臣聞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歷隨時修改以合天道今歷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踵授時之數非所以重始敬正也授時法以至元辛巳爲歷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歷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